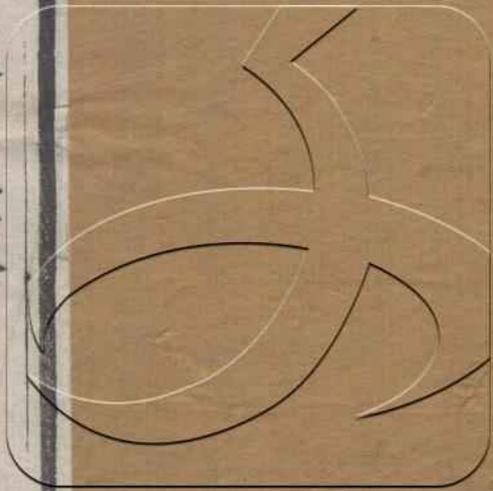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4.514
42.45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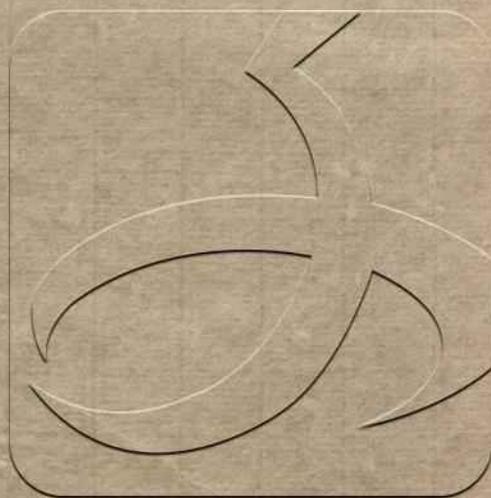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五

贈序類三

為原州人送梁大夫序

王太岳

戊寅己卯之歲河西五郡連大旱稱及安定平高阡隴盡赭
 鉏耰就閒畜牧罷廢官廚累月不能具梁肉民家日無黔突
 於是貴豪酤販爭閉穀為久計而里中年少疾視頰怒所在
 呼召輩類操白梃要假子錢郡將發卒勾捕則俯首就拳桎
 羝牽豕驅累累百數十邑里騷然固原最號望州地大人眾
 而鮮越歲之藏農耕而外無他伎力自贍不幸水旱則坐而
 仰食縣官官吏曉夜奔走計口授錢而羸疾者稚走城中就
 食者日猶萬計女子年十六七以上皆無衣蔽下體寒飢愁
 冤蒸為疫癘貴賤幼長更起迭仆一門之內朝夕而遍哭聲



閭巷相屬凶肆爲空當是時原州之人僅遺種類鎮州梁君作牧此邦慨然曰吏之不德皇天宜底厥罰民則奚辜於是率先白大府脫諸少年囚籍曰是於法當死雖然不忍其以狂騃蒙大僇乃衆數其罪杖而荷校創之斯已所活數千人遂進徒吏里胥告之曰民旦夕飢死 朝廷傾府藏賑施而若曹更因緣爲奸弊或以空名冒現廩而三人不得受一人之食是若以主者盜公帑而殺人奪貨也今與若約誠自度能纖毫不我欺則任爲之不則我能予而死羣吏戰悸受命皆頓首謝不敢愷惠暢通民旣蘇息君又出私錢益市穀布置東西局使男女異位饗人供具縫人授衣累數月不倦又於四郭買地穿塚以收骹骼曰生者吾謀其食死者吾甯其宅當是時原州之人視他州獨完歌聲四流民氣和樂甘雨

旣降歲則大登君曰吾力疲於此其可小休遂引疾去州民走二百里道遮大府訟君治狀大府笑曰吾旣爲若畱之矣因還君前所陳牒君竟不行居久之 天子以君知紹興府州人知君之不可卒畱也皆春糧載酒追送君界上而先以狀抵前兵備王某曰公知我侯者請爲我序之予歎息曰嗟乎此於吾民爲三代直道之行而梁君聞之則其事過痛增者也蓋古之善爲政者務於民爲適故常清甯和愉化成而人不知若乃捍災拯患非常之原此功名之士之所貪而仁人長德謂其不幸爲我無所要焉爾矣曩予在郡與梁君游二歲視其政誠不煩然而盜賊屏哀獄市無擾居其邦者儒士貴而隸胥拙予旣樂而安之曰爲政如是足矣比移官而東人有從原州來者道說疾苦至不忍終聽而梁君之譽

方赫然隆起民日益親豈其所設施今昔異與疾痛號呼而後父子之恩見若加篤是之謂事境窮天真發悲夫原州之人凡所以深寄其不忘者皆吾梁君所爲焦神苦形親出之溝壑垂盡之餘而後乃今享仁人之號吾故以謂君之心有滋戚也雖然原民之意則豈不可以感喟涕洟者乎道德之衰吏不甚愛其民民亦易讎其上壽張頹嬾時時見於新故盛衰之際後來者益生厭賤風俗益媮今梁君真能愛其民民真能報德察其意有可致於邦君者將無所不極上下之間藹然相與以忠厚之道聞斯義也凡爲吏於此世者皆將油然而動於其中而况予之夙與游好者乎顧惟薄德卑位不能有絲髮治效與梁君相張大比其遷去又不能徇民欲有所論白以畱梁君感原人待君之義書其語以風凡百君

子因以復原人俾持壽梁君以慰其別思而壯其行

送固原齊都督之楚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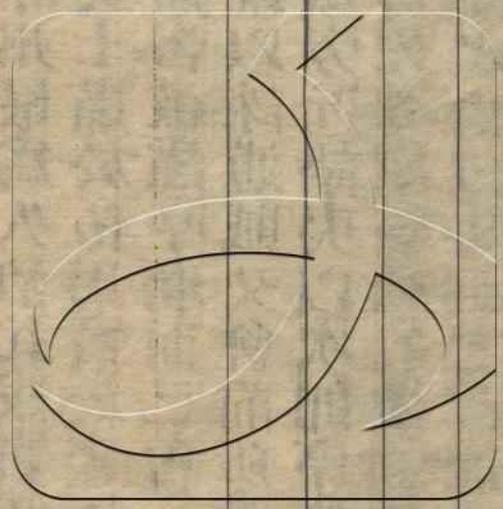
王太岳

西北之戍通號爲九邊秦有三焉將率之官列土而鎮者天下六十有五佩印者十秦有七焉所以據形勢慎封守重委寄也然諸鎮雖擁旄節專方面顧其地之大以要也又嘗置重臣以護諸軍之事俾司其節制而一其號令於是延綏興漢河州之衆咸隸於原州督軍之府而原州左控函秦右帶隴坂極睇沔漢還倚夏州交枕互蔽以爲四會之塞士馬之籍以覘計者至於倍萬以指計者至五萬有奇士皆追奔拉虎奮前而恥後故常翔踴謹諷以樂效一旦之用而當其平居無事或御不以道則且狼顧鸚視粹無以甯服其心而盡其氣力故朝廷選帥倍慎於他州誠重之也乾隆二十年

大岳蒙 恩備兵斯土時則昌黎齊公以節督秦軍予得以
職事從公晨夕相好也當是時西戎新定王庭絕幕空磧萬
里而凶豎逆醜奔跳竄伏轉搆他部以煽餘燼 朝廷不欲
窮示威武特以曠騎三千輕行倍進游徼所至因順利便穴
燠而枝翦之然而飛輓無所用其勞供億無所煩其費 天
子端坐法宮機神內運窳遐極幽列近藩闔 尺一夜下朝
以千里豪盈髮虛動應機會陽施陰闔翕忽若神羣公僂力
肅龔 廟謨郡縣吏民風行波涌咄嗟集事而太岳初試吏
職罕所更涉每奉符牒怔營累息進而謁公方且指顧笑語
靜若無事退而考公之爲精敏明密皆若夙辦所部數千里
中智力齊一呼吸轉運如左右手軍書徵發未嘗後時予固
已心異公矣然公平時不用一切苟且之法勤教課謹名實

明賞罰人皆兢兢莫敢慢惰顧其既久衆情益親吏士材鄙
無不盡力家門老稚小大之業無不周知疾痛患苦無不可
告訴公私悅樂人以大和嗚呼其可謂能也已公所歷官咸
著名蹟然而原州最爲久治比戊寅正月有 詔移楚於是
公帥秦七年矣士肅於伍馬實於廩軍府內外細大之務秩
然條理吏特通者啟謹亭堠而已會 上以公所撫士爲可
用既悉發精銳以誅逋賊又會前所遣輕騎連戰有功黨與
略盡渠魁自殲旁近諸夷以次卽序旋師飲至時日期指公
方坐幕府擁賓佐攜塵嘯咏以樂無事而新除遽下受代且
有日於是觀聽之情以爲公之政既成勞旣積而公亦已去
矣太岳辱與公交爲久故於其行也意旣不能自釋而公之
吏士奔走朝夕謀所以畱公而不得者亦將託於予文以道

其戀思以庶幾公之不遽忘於此土也亦聊以比於古之贈策者而已



送沈吏部入都序

程嗣立

古君子之出處不敢苟也遺之大而不辭試之艱而莫避豈徒君命不敢違君恩不可負哉所自量乎己者審也樸鄙之士棲遲巖牖至死不敢有所試亦自量乎己無所爲出斯處焉矣耳孔子曰不仕無義使量乎己足以爲當世用而桀然自放不事王侯曰隱耳隱耳此自外於聖人之教者也後世於司馬季主韓康嚴子陵種放諸逸羣然推慕不置未聞一人議其不可抑又何與蓋以後之君子多不自量學無原本才與識不足以經世高者驚功名卑者爭權勢貪榮持祿習以成風觀國家治亂得失不啻若鄉鄰之鬪不若晦迹者獨善其身無所益於人亦無所害於世出者輕處者斯重矣且夫欲出身任天下之重其才與學與識未易言也謝太傅居

東山擁鼻微吟自恐不免卒安晉室范文正爲秀才卽以天下爲己任卒與韓富歐陽爲宋名臣而殷浩王安石聲名學術震駭一時及得柄而持之言而不能行發而不能收糜爛潰敗不可救藥爲天下後世所戮笑彼豈自謂學與才識之不足與量之不審遂至此極可不慎哉 今天子卽位之元年起用故舊大臣顯巖穴之士欲以收羣策而致太平海內喁然向風攘臂彈冠思入雲龍門以獻其所有而太倉沈吏部起元獨先被 召君以文章列侍從改銓曹典劇郡廉正有爲顯名當世及其罷中朝公卿賢者咸惋惜以不能畱君之去爲慚今被 召用人人皆賀而君獨憂語其友程嗣立曰 聖學淵深詔書數下仰維求治之苦心非漢唐以來賢明主所及也燭火之光不足發日月之明然當此不諱之朝

塞狀無所建白不重可恥乎出無補於世不如處矣嗚呼賢哉所謂量乎己者非與是惟無出出則天下賴之朝廷之上內外臣工百司庶尹悉如君之量己而出靖其乃位對揚天休凡有言皆其所可行者也可言而不可行卽先聖之名言不言矣有所發必其所能收者也能發而不能收卽見爲當今之急務不輕發矣以是助明天子出治國家受其益生民被其福而退亦無負於生平之學何不可與謝太傅范文正先後並傳史冊哉夫量乎己無可用於世而不知處者鄙也出不自量其力之可勝而輕於試者妄也力可勝而不獻其能以自靖者欺也皆非君子事君之道因廣君之意爲序以道其行並以告吾黨之士毋爲鄙人毋涉欺妄負 聖朝求賢若渴之意

所學非棄之也又夏津古趙地士厚人質梅崖出其所學爲之三年成政宜無難者政成例得入爲公卿今所與游者若在必會合焉然則謂梅崖今將以疎外自待爲文章以自道其放曠悲愁而已非梅崖之所自處而余望梅崖之意亦不如是也予文不如梅崖重其去因勉爲序以贈之

費廣文七十壽序

林明倫

郡州縣之有書院所以佐守令施教化以長養其地之人材以爲齊民之倡而賢者困不得仕或仕而休於家無以娛老猶願得爲書院師以傳其所學於人以備國家之用慈谿費先生篤學力行不慕榮利居家孝友鄉人化之其文章宏深奧衍高出輩流不懈而及於古以丁巳進士出爲三衢教授十年不調三衢人士熏其德行而善良者甚衆及予來守是

邦而先生以老致仕遂家於衢予見其議論有本精神矍鑠年高德劭可以爲師詢得城南正誼書院久曠不修爰葺其講堂學舍以禮致先生其中以教三衢人士三衢人士樂從遊之舊羣然大集期年而變三年而大成予間視諸生內外充然若有所得予校其藝則各竭其材發揮道理若奏五音陳五采於前盈耳炫目不可一端取也昔韓文公愈刺潮州人未知學公推郡人趙德爲之師而文教以開人材至今稱盛攷韓公在潮不一年卽改袁州雖公之德教所過而化亦安能若是之徧且速哉然則潮州之興於學實惟趙氏薰陶漸染之功爲多也今予之賢不及韓公而先生之學優於趙氏三衢人文日盛又得先生爲之師先余而教之有年及予而採之又有年予無適時材用鬱鬱居此行且謀引歸使三

國朝文錄 卷四十五
循人士守今日之所聞而推而大之引而長之以至於無窮者先生也詩稱壽考作人言作人者宜於壽考也今先生年七十耳目聰明行動不杖手一編與諸生講論終日不休此壽考徵也他日先生之門人有遵先生之教出而治家國天下者皆先生之作之也其壽考也固宜於是諸生相率爲詩以祝之而求予爲序

同志一首贈魚門

袁毅芳

心之所之謂之志然而心之不同也如其面則志之不同也亦如其心今與人交而必曰我面卽若面聞者笑之矣與人交而必曰我志卽若志聞者有不疑之乎曰無疑也孔子之聖從志學始不知其志視其學雖然天下有同學無同志言儒者言服儒者服問其師曰儒也問其所從受業曰儒也居則圖書爲左右焉出則擇夫交游之賢而往來考論焉以此號召天下之同學者爭歸之然或以之爲名矣或以之爲利矣或垂成而忽敗或始合而終睽若是者何也學其學而志非其志也君子之立志也不然志之所在勢利不能搖毀譽不能動貧賤困苦不能屈疾病衰老不能阻旁門捷徑雜家小技之說不能惑人不知獨立而不懼人知之亦中立而無

所倚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况君子乎穀芳之志於學也不可謂不久其愈窮而愈志於學也不可謂不堅此久且堅焉者雖未底於成不可謂不正然是志也吾以之厲吾學也非以此靳知於人也夫既不靳知於人而又安問夫人之志之同與不同也耶今有不靳知而知之最真者莫如吾程君君殆卓然其自立而與吾同志者乎昔臨川王氏與南豐曾氏之相知也作同學篇其言頗有合於古朋友之交之義其與段縫書亦可謂知曾氏之心者矣然至於後而王與曾之行事議論同乎不同乎而究不可以訾其學之不同然則學之云者迹而已矣學同故王與曾之立言同而其所以不同者則志也吾與程君不願爲曾王之同而深有樂於志之同也作同志

贈鄭子用收序

袁穀芳

新安朱子之鄉有學者焉曰鄭子用收其爲人也他無所嗜好獨好書其於書也亦他無所嗜好獨好宋五子宋五子之書今世之言古學者皆不好也而鄭子獨好之至於老而彌篤朝而吟焉夕而誦焉凡道途旅次亦未嘗頃刻離焉豈非堅確而誠壹不羈至於中庸不止者與新安自昔爲大郡科名之盛震天下至聞鄭子之學則不惟不好而已且有動色相戒若惟恐其子弟之近之者卽其鄉亦不乏一二聰明博雅之士與鄭子爲古道交顧學其所學而非朱子之所爲學卽非鄭子之所爲學故議論往往不合而鄭子之學益孤予之知有鄭子也自戴君東原始東原固不好朱子而亟稱鄭子予固竊疑之今年客豫章與鄭子邂逅望其貌聆其言始

信東原稱許不謬於是渡彭湖涉廬阜謁白鹿洞訪宋元明諸先賢講學遺蹤無役不偕每至必痛斥象山陽明立說之偏流弊之大予故爲左袒以難之輒不憚屢日窺其意似惴惴然恐己之得予而復失之也蓋鄭子之孤而無與伙也久矣予縱未能伙鄭子然不可謂不知鄭子卽鄭子亦不可謂不知予兩相知而故相左焉可乎哉其相左也則必學之堅確誠壹不如鄭子也不堅確誠壹其於天下事皆不可以有成而况於學乎其處二年以言識別鄭子毋黯然也予將奉朱子書來相從於紫陽之麓矣

送魯絜非赴夏邑任序

王昶

縣令爲親民之官蓋一縣之境大者四五百里小者一二百里境狹故耳目易以周凡地之肥瘠望而可辨也性之剛柔近而可察也俗之奢儉顯而可見也風尚習氣之所趨愁苦疾痛之所在若何而養若何而教不難口講而指畫也故有愛民之心欲以達之於民惟縣令勢爲最易然予讀震川送吳純甫序稱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一爲官守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游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蓋其無良不肖自震川時已然然則雖有愛民之心必無以見於政事况其楛之反覆不足以存仁義之良者乎如是而民將何賴焉我友魯君絜非自其少時誦法聖賢同胞同與之意肫然常欲以自效及其成進

士也例得爲知縣而恆有吾斯未信之意家居十餘年講求於保甲食貨常平荒政諸要至詳至悉常取古今之宜而又加斟酌焉然後謁選於有司君之視縣令綦重矣其將推愛民之心施於政事無疑也三晉爲堯舜禹故都其民以樸儉爲歸憂勤爲尚雖葛屨伐檀不嫌於寒陋而夏邑爲司馬文正公之鄉書儀家訓其教必有存於閭閻者以君胞與之殷講求之素處易爲之勢治至儉之地如桴之應如草之偃措愛民之心以無媿爲親民之官一雪震川所云而樂得行其志也詎不快歟故於別也不以悲而以爲慶焉

送張偉瞻赴鎮遠任序

王昶

入貴州之第三驛爲鎮遠縣自京師及他處來者由沅江以溯九溪溪盡登陸必於鎮遠僦輿馬其自雲貴而北者因溪

水湍急順流下可日三四百里多於此買舟且兩厓皆茂林怪石可喜可玩往來之人多小憩焉然水至此而窮山至此而益怪加以棕篁之蒙密雲雨之杳冥甚於楚辭所謂風颯颯兮木蕭蕭猿啾啾兮狖夜鳴者故悽清深渺恍惚幽晦實爲他處溪山所未有然鎮遠自古不列於郡縣唐貞觀間析龍標縣置夜郎天授間析夜郎置渭溪既又以渭溪夜郎置澠州今鎮遠卽澠州地古今騷客畱寓於是者惟太白最著而太白未有名章傑句牢籠抒寫以盡其奇近如田氏雲查氏慎行詩文疲茶不振世人未涉其境故罕知鎮遠縣山水之最奇吾門張君偉瞻博於學工於古文自爲孝廉已見稱於中土屢試禮闈不遇選正陽縣教諭巡撫畢君用卓異薦當得縣令旋復以舉人本班授鎮遠縣知縣嗚呼今以好學

聞者渺矣而工古文者尤渺今君獨得令於此詎非溪山精
英俶詭待君以發歟抑余昔者往來於是巖程所迫嘗恨盡
其勝而不得亦必藉君而窮歟君往矣用博雅之學播循良
之治寬猛以時民苗咸戢暇時舉溪山佳勝竝著於文窮幽
極渺當爲太白後一人無疑也夫天地精英俶詭之氣在西
南者往往不鍾於人鍾於物而求寫精狀仍必須人發之柳
子厚於柳永范致能於桂海是也而西南如柳永桂海者何
翅千萬計不得其人終歸恍惚幽晦而已君誠能以文寫之
錄以示余不惟拓予之聞見且將釋予之憾焉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姚鼐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
乎戎夷今 皇帝卽位方內艾甯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
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
陝甘 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旣成闢地
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
陝甘設新疆經費夫吏臨所治安氓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
之吏疇盡顧及萬里之外然則 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
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 命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
高而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旦出
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 上嚮
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西轉包氏故居帶挾羌渾種姓雜

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謂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姚鼐

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田園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予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予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願樂之若猶將

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借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且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懽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撫約假歸序

姚鼐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

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聞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搆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搆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搆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漸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予誠無狀然愛搆約之深殆未有若予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于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搆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搆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予乃別爲之說以贈

贈錢獻之序

姚 鼎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

國朝文錄 卷四十五
說及其傲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

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滄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有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姚鼐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晳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游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相見今之去其見

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
四十多羸病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
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
杯酒道欵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
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
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
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
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
宜之宜有見惡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稱耶往時大學士劉文
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
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累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
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
將釋知道形超然事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
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矰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姚鼎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
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於忠信
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乃以爲教之質
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開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
其真其言雖不中揀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
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
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真偽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
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
介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 國家設

百官以治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辦不能爲吏嗟乎使
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
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予所望於伯思也以魏晉
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慰且勉之
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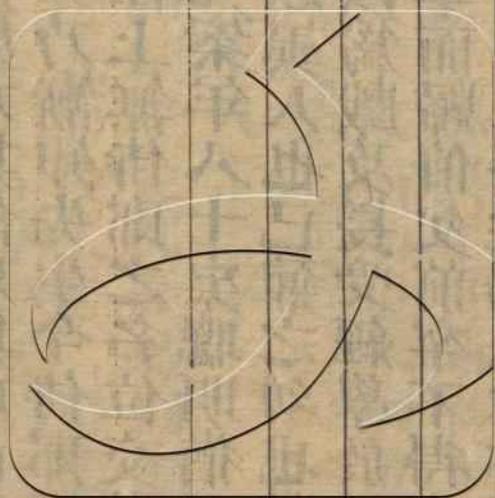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姚鼐

曩者鼐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
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
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
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
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僞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
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爲之宗豈山

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耶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
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
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
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先生乃國士爾聞
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
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披起世之英少
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
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鼎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
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
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父執往來者皆
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
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

國朝文錄 卷四十五 贈序類三
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
勸也



贈屠罕涯序

羅有高

予寓同年邵海園家浹月因得交其館師屠君罕涯罕涯兄
事予予嘗與言蘭陵荀氏積微之情莫逆也又嘗與言九容
卽坐翻然改自此整肅禮貌終日欽欽常若帝天之臨大賓
之對笑非罔顧毅然躬行不中身而慣蓋罕涯之力於善安
於友乃若是其勇且忠也心敬愧之矣旣予復與之言九思
曷謂乎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傳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節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
也外襲而色取不根於心也不思而襲不根心而取色其不
類於孟子所稱七八月之間之盈溝澮與故曰原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思繼心長存其

國朝文錄 卷四十五
於本也庶矣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幾於命矣然而道始於勉
強植於知本而成於無曠時也驟而睇自然必不立矣作而
致其情必不久矣勿忽小善勿玩小惡勿以終日之間自偷
不舍晝夜而時習之所謂善積微者也是說也予聞之於師
既早矣怠惰多欲自暴棄未之能習也罕涯勇善忠善予之
所甚畏幸罕涯之匡弼我也敬書之以爲定交之獻焉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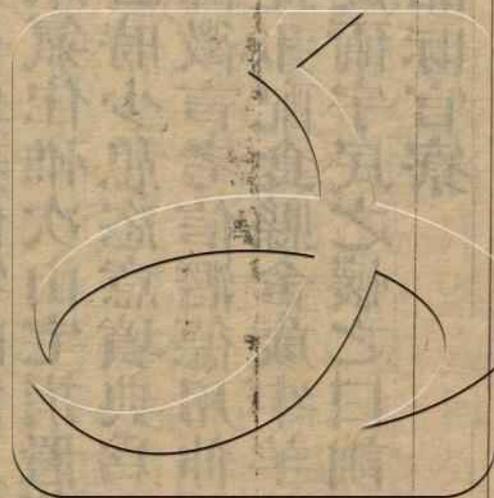
武億

乾隆五十七年夏五月書巢明府湯選京師得汝州之魯山
既率從事來抵官所不旬日積驗縣之刑儆難治爰爲首杜
徑隙姦諛息萌繼體民衷惕若膚切凡諸先後所爲設施悉
由神明內斷視他人跋扈顧瞻縮縮不敢肩任者身軀勇爲
之故視事三年闔澤旁數民用輯睦於是羣士耆庶走相聚
謀所爲效稱觴之誼具疏明府治行昭顯在人耳目識於心
腑者乞予綴而文之予爲系之以詩其詩曰

陽曰撫百里寄命敢遑維時魯民板籍失貫里胥詆欺黠滑
慶竄比戶怨咨役煩莫案迺剷其蠹迺疆迺畔孰忍無良尙
或予謾三鷗所道宛洛斯程冠蓋繹繹旁午將迎思籌永畫

置騎踐更民不病厲往髓而耕瀼瀼梁窪釀利之藪石炭連
連量不計斗鑿地陶穴叢棘置守誘彼童昏莫問誰某鞭驅
驚趨縲繼繩扭納諸陷并累歲月久仡仡明府默相冥聞痛
斯塗炭心焰以焚召呼伍伯其走馳雲衆驚指目謂來何神
公來戾止首發其伏夷其繚垣頽其苦屋執其滑渠其渠穀
棘敲尻諱暴備懲楚毒羣喜而狂奔相告逐導公相穴左右
掖扶公走下瞰憤踊震呼汝曹疾出汝出其蘇爭趨下絙引
軸鳴轡攀援纒繫投地若俘望公羅拜張目睢盱公曰徐之
汝勿飲泣汝出汝曹遲則曷及公曰徐之汝歸勿急周以資
斧易衣一襲其衆謹嘷纒載途約躋公廷爰報公劬公退
閉閣寄訊汝輟吾職司牧而橐姦餐我滋伊戚戚懷如結衆
號且呼公再生我公以固讓於衆願左乃躬匍匐頂置束薊

崩角額頽于公之堂瘞若枯腊牽挽攜將其色孔墨其容俛
偃且行且嘯惟公是望非公是望寄魂它鄉仡仡明府果哉
爲政尙舉廢典疾於傳命是整廟學巨擘穹崇旣成斯考落
止新宮子衿來舍奐美攸容師儒用式以莫不雍青嶺之巔
泉陂之陌拱木氣佳惟次山宅捐置墓田享則來格尙節懷
賢俾後無繹公時少憩恣意墳典爲古文詞雄直獨遣或集
羣士式齊舊聞徵言考信潛德用伸仡仡明府邈矣莫倫昔
元紫芝宜於此邦配食縣舍歲牢羊羶仡仡明府來繼其武
民之賴之爾庇爾宇民之懷之曰訓曰撫我作是詩以代風
謠庶其采者昭眎官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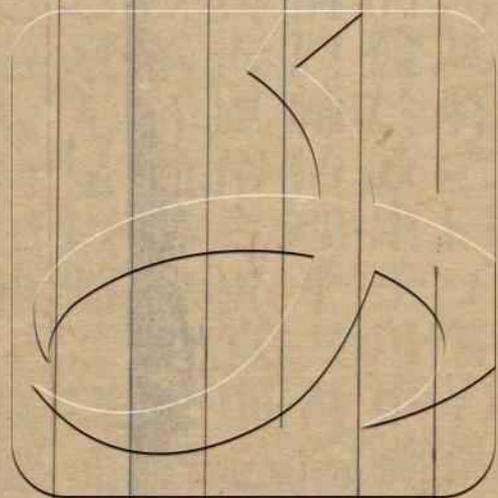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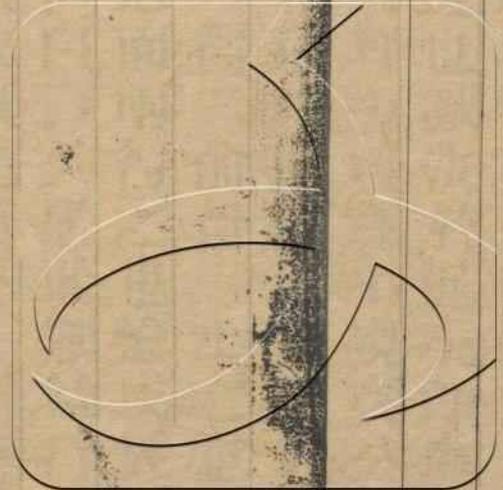
送少司寇秦公致仕南還序

張士元

士大夫有進則有退其常也而古之退也易今之退也難古者學既成而仕年至乃退年未至而志不得行亦退自願其身恆綽綽然也上之人惜其人不致煩以政所以體之者甚深也故古之退也常見其易今之仕者年未至固無論矣年至亦往往多所瞻顧而不去或頗知所去而牽制於上下不得行其意非真疾病不能事事罕有早決於歸者也故今之退也常見其難然古之人實有樂於退者蓋其仕也爲人其退也爲己又里居有副邑之田朝夕所需無俟外求其鄉老居家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往來也如是則退者宜其多矣近世仕者既不皆爲人其退也又無副邑之田以自養非位尊望重蒙格外之恩得食祿於家者恆有子姓餽粥之

憂而邑之歸老者或反有所求於人不得往來談笑於阡陌
間也如是則退者宜其少矣雖然士誠不樂於退卽處易退
之時亦未必退也誠決於退矣卽處難退之境亦必退也此
蓋存乎其人焉耳少司寇小峴秦公自中書舍人歷官方伯
遽乞內職自大京兆進位秋官年未至也遽以病告蓋三見
上三求去乃得 俞旨 上之慰留公與公之所以自引
者誠交盡其道而兩得之也憶戊辰夏士元試罷將歸公飲
之酒送之以詩自言久居此無益行且告休矣歸與吳中友
人言之皆以公家無留資恐不得遂其志也及今春再至京
師則公歸有日矣夫士之居官固當思有補於國家非可徒
以高潔爲名然如公者欲不謂之高潔不得也士元年力就
衰猶出應試殊有愧於公而出處進退之大節所以相期者
度不在區區形迹間亦惟公知之而已敬書此以爲贈





送陳扶雅北上序

趙坦

余與陳君扶雅交最深扶雅少余十歲學術醇粹余時以為不及也辛酉扶雅舉於鄉越三月將北上其色戚戚然若有離別之感者余為釋之曰子知吾儒之學將老於經術乎抑將取吾所學而發於政事乎舟車輓轡將以求顯榮乎抑將縱觀風土俗情以輔治理乎夫吾儒之潛居講求者經也至若變通之方與夫風俗之異宜則必臨事而始知而未可以懸定者也夫以不可懸定之理求諸一鄉一邑之間不若廓而求之千里之遠尤足以豁心胃而長智識也明矣今年水決滹池天津泛溢畿甸田廬半為漂沒賴天子仁聖發粟賑恤小民得以安集子今渡長江過泰山歷恆州望盧溝水決處念民之困苦感

天子洪恩周浹觸外動中愷惻之心有不油然而日擊乎他日
撫綏之術籌畫之略當必一準乎此古所謂明理以適用者
其在斯乎然則子之行其與伏處一室白首窮經者果孰為
得失哉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張少淵赴省試序

張海珊

蓋今天下學術盛衰之故概可見矣自明太祖定制以四書
五經義取士士皆規規焉誦習其中至白首而不能已以故
成宏正嘉之間士習醇謹端慤其高者能自通於性命之故
卽其材質庸下者亦無不依倣聖賢成格以不失為寡過其
於列代典章制度或不暇以詳考而經籍異同得失之故與
夫漢唐經師之遺言墜緒亦因之而淪失者多矣故 國初
諸儒往往以為病而思有以救正其失則當如程子之讀史
不遺一字朱子之博綜羣籍抑或如永嘉之經制龍川之事
功亦無不有益於經訓而可施於世顧乃不難抹撥一切理
學緒言以求前代散佚之編支離駁雜之說用相誇尚凡古
先王之所以明術崇教修己治人之道皆以為空疎苟且而

置之略不復言然而 國家取士之成式則固無改乎其舊
於是四書六籍乃始第為梯榮媒利之資而非大雅君子之
所事而舉業之途不可問矣故嘗私論之取士之式損益百
王之制至今日盡矣無以加矣顧其事益卑而其途益若淺
狹固陋者何哉則人以苟且之心與之故也其卑者固第以
為梯榮媒利之資即一二俊傑自命之士亦以為吾自有詩
古文傳世而不復措意其間然則 國家所以取士之故固
安在也邇年以來一二大省學政使未嘗不深懲其故而為
之戒厲申飭然其所以為說則不過體格之間而凡文章之
原與夫 國家所以取士之故則仍曖昧而莫明其說此所
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吾友張子少淵客授予里好學能思
甚不欲為舉業之學然其於舉業之文則實能清真拔俗而

不敢苟且以為之者其庶乎知文章之原與 國家所以取
士之故者與秋八月將赴省試於是本百餘年學術所以盛
衰之故以釋君不欲為舉業之意而亦用以自厲焉

送張少淵試禮部序

張海珊

今天下大弊在名實之不嚴上之所以求乎下者未嘗不以
實也而下乃羣冒乎至美之名以應其上夫使相與為名則
猶可苟且以致治最可患者恃名之掩覆粉飾其外而內緣
以為奸及其後天下既已忘乎其名而苟有為之詰責則猶
將持空名以相拒而上卒無如之何此天下所以駸駸乎日
趨於潰敗而不之覺也制舉一事人才之所從出而 國家
制治之源也專其職者主試學使以下及學校之官中年而
考校三年而賓興問所以取之者四子也六藝也名美矣盡

矣然今天下之取士有試之之法而無教之之法學使秩尊與士既闊絕而國家之文法務使之睽隔不相通以故學使之於士憑一日短長爲棄取而所以教之之法第微寓於棄取之中雖然不教之於始則所以取之者亦倉猝而無以自信如是則雖堯舜之知人吾恐其無以得士也若夫學校之官闕茸猥瑣無一能舉其職者而頑頓嗜利者比比也然而爲學使者率知而不問夫以學使之尊秩而所以謝國家者止憑此一日之棄取無私而苟焉以安則夫學校之職無一舉者宜矣然則天下之大故可知已上之所以取士者第以其名而未嘗責其實則士之冒乎美名者將隨上之所投而無不可冒焉以爲應其一二矯矯自命之士不安於故習則又以向之不素教不素學之故一旦置諸紛劇遂眩掉

迷罔而無所措其手足一跌而敗則夫冒焉以應者皆將引爲鑒而其習益堅持而莫破而於是天下之學終不可爲嗟乎庸庸者不足責吾甚惜夫賢士大夫能自立不因循者而亦託乎中庸之途第冒焉以應也雖然國家固亦有使之然者矣一在文法密一在忌諱多天下之事自六曹以下至州縣一老吏居於中鉤考密比則雖命世之才悉被鉗制而無能轉手運足稍稍一試所欲爲今有備位九列以疏文小小違式而鐫級矣求之於古有諸乎雖有殊能絕特之士將汲汲救禍不遑而有餘力謀國家事乎故方其爲士也以忌憚之故不使一言之得及於時事及其任事又不使一事稍軼於格令之外一或不然吏議隨之不以爲好事則以爲躁進然則曷怪乎冒焉以居者之多也故愚竊以爲今之治

首在省虛文而覈名實事事求其實使名不得以相冒循乎
其名則其實亦不得而稍誣而制治之原尤在制舉一事此
事舉則其餘將次第以舉而所以教之之法自四子六經外
必以治天下之務使相講求庶乎一旦居其位不至眩掉迷
罔而爲吏胥之所制雖然人事之說聖君賢相所樂聞而忌
諱者所必黜也我友少淵蓋亦未嘗切劘於世事者於是計
偕北上服王官有日矣苟無志於從政則此行爲無名苟將
以政學也吾恐日有所不給然懷無冒焉以相安之猶夫世
之人也於是乎言

別王彥子序

王慶麟

僕行矣得不得蓋無足在意者彥子窮不得試然亦何必試
也親篤老俗事鱗雜子弟不足仗彥子謂予士讀書不可一
日忘君民予曰天之生人無出處貴賤苟不自儕於不肖卽
君民之責繫焉矣彥子學古道窮力著書磨世厲俗將有賴
豈自虞樂而已耶彥子勉之而已

契頃嘗爲同言士苟登仕籍當爲一二節卓卓可傳誦事若使終身靡然從諸俗吏後雖榮達何足言噫君之志古人之志也而君今之官則未足以行君之志也雖然必如是言則古之仕於郡將使府者卽不當復有傳人士亦自顧所樹立者何如豈古與今真爲異世乎哉君行矣人皆以郡守司道爲君不日所遷擢同則謂君必大有造於今官然後擢爲郡守司道始爲足見君才而君頃與同言者乃大驗也

送聯司馬序

管同

賢相之孫名卿之子連嫻 天室年二十而官登五品文翰之美輝映乎當時聽言折獄之才雖老吏自以爲莫及世有人如聯君其亦可以無憾矣然而中路一蹶勢不可起鬱鬱不得志引疾以歸知君者咨嗟慨惜固其宜哉自愚觀之則

獨謂不然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然後作金玉不琢鎔弗爲器也松柏不創於斧斤弗爲材也以君所負高出於衆人衆人進而君獨退若難曉矣庸詎知天之匪薄衆人耶庸詎知天之匪特重君耶進於位者未始不爲退退於位者未始不爲進進退之權天與已實操焉而他人不能與君行矣其勉哉以忠爲基以信爲輔謹度而行謹慮而語亨也匪甘困也非苦比及三年吾迂君於江滸

...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五 ...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六

雜記類一

重修東林書院記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溪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為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時指東林為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閒而已今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特允言官請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為士子觀摩地於是景逸先生之從孫節培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期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節培

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爲文以紀其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夷殛竄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粵自削跡伐木而後儒者之禍一見於宋紹聖再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君子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

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不幸而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未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略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泰運方亨宇內儒者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絕無所爲怙已凌人之弊開當世以訾議之端此則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談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溪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竣也爲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之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許之否是爲記

讀書齋記

葉方謫

予以癸卯十月復補國史院編修僦居順城門外老屋三楹稍葺治之以其西一楹貯書數千卷而名之曰讀書齋予官號無事平時上直辰入已出旣性疎拙酬應俱絕因得偃仰休息手披口誦乎其閒意忻忻也嘗念皇清興二十載武功之被薄海內外罔不震疊荷乎盛矣而禮樂制度在廷之臣尙未有所稱述以恢宏國家之規模又慮天子一旦開明堂臨辟廱搜三代之文訪六藝之旨或令羣臣論撰祖宗功德與詩書相並作爲歌頌薦之郊廟而園顧中外無有起而應詔者此亦學士大夫之羞而吾徒之憂也昔人謂漢承秦之後以文帝之恭儉謙讓武帝之雄才大略皆不能因時改創以更化善俗成邳隆之治獨幸其臣賈誼董仲舒

劉向揚雄之徒前後崛起稱先王道古昔雖其言不盡施行然至今誦其書想見其時以爲商周而下言文明者莫與漢比吾於是知開代之主崇文右儒非粉飾太平之具也蓋衰衣博帶之士不可一日不立於朝久矣夫士束髮就傅卽思讀書纘言卓然有以自見矧予早竊國恩叨列侍從以文學爲名其又將何以自諉耶然則予之盡心於此匪獨從吾所好庶幾他日僥倖有成錫其駑鈍少備興朝之驅使俾後之傳儒林者獲挂名其中而不使聖代有無一士之謂此區區之志也嗟乎賢公卿在上比肩賢士在下比肩皆不之憂而予獨鯁鯁焉憂之斯言也予卽不自以爲謾世其真以爲謾焉爾矣

陟屺樓記

陳廷敬

余每讀詩至陟屺而愴然流涕也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年謁告歸省覲吾母聞謂余曰吾念汝每當風雨晦蒙茫茫遠道兀然室中尤欲斷腸余時憶母言蓋比之陟屺之辭何其悲也居三年復出出十三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嗟乎痛哉方吾母之爲此言也母年逾四十余年尙未及壯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及後十三年以來母年漸就衰余亦齒髮日益變此十三年計首尾五六千日其間天時之晏溫而無風雨者幾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經幾千百朝昏也則母之念子其悲又當何如也而吾不及聞吾母之言矣蓋詩所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設爲母念已之辭而先以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言遠望可以當歸詩人之

意蓋言曠然高望而遠懷雖不得見吾親猶尚可以舒其懷
思而散其鬱積也若吾母之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斷腸者
其可悲不又有過於詩人之所言者與故雖古之孝子仁人
善言其思母之情終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為尤悲
也然則天下人子之念其親又有逾於為人親者之念其子
之可悲耶吾謂天下有慈親而難言孝子也近冢墓西南有
土樓三楹予居墓側時來憩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見
登斯樓也吾親舍在焉追憶吾母曩時之言而歎詩人之所
不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為孝子也然猶名之曰陟
岵者志吾之舉也

潼關樓刻詩記

湯斌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峭函踞其東秦山迴合萬峯
刺天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崗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
馬如束真天造奇險為秦關闕且南控武關之隘北扼蒲津
之阻握函夏之樞紐鑰川隴於堂輿漢唐以來莫不倚為巨
鎮以資藩屏兵火之後城垣傾圮樓櫓半缺廢址荒烟過者
為之躊躇而悽愴順治十三年斌奉命飭兵茲土自顧庸
菲不得當斯重寄恆惴惴自恐仰賴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
外如在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強吏馴士習民安乃謀寮
屬重建城樓費皆蠲俸役罔妨農工既成集古人過關題咏
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帝十有八人為詩二十九首刻於
東樓壁嗚呼當明皇停鑾關上與侍從唱和其時君臣樂豫

海寓清甯登嵩躡岱勒石銘功可謂極盛未幾而漁陽變起
雄師告潰關塞失守六龍西幸豈山河之險不足恃歟抑成
敗之故皆自於人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曰在德不
在險有國家者修德以懷遠和人以守國則雍容樽俎偃戈
休甲彼放牛歸馬之盛此非其故墟哉後之君子登斯樓也
眺山川之雄勝覽昔人之咏歌古今興衰之感制治保邦之
要亦可以慨然而思矣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峰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
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
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
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礪石松桂之間望烟雲杳靄

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
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旦携家卜鄰構數椽
於堯峰之麓曰石塢山房曰與鈍翁掃葉烹茗歎歌宴息鈍
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
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於鈍
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峰
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
學大約以鈍翁爲宗間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旣心儀其爲人
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峰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
於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屨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
卷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南之勝時有
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

佛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爲後人所嚮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趨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哲次齋記

汪琬

梁先生曰緝交於予有年矣其人內剛外和與之游處終日愛憎喜慍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所至邸舍與其退休讀書之地必以哲次名其齋意若不敢自擬於曾哲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昔孔子既並推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以一死生齊得喪爲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爲狂而迄不聞有以狷稱者卽史傳所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而僅得一二入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肆蕩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弊而豫憂之者而於狷獨無譏焉得無狂猶可以貌爲而狷者之子然自守則雖好名之士亦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與宜乎遂見尙

於先生也顧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獨者自守有餘而常不足於高明廣大此季次原憲之所以不如曾皙也予竊以爲不然傳曰有所不爲又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聖賢之爲學也雖本乎中庸而亦未嘗無高世絕俗之行非姑以示異也惟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爲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鐘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爲儒者宗千金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保家者少矣况望其積累以致富哉以是見不爲者之果足尙也近世卿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騁上下不可羈馭之才以視狷者之所守相距良已遠矣及從而微窺其隱雖至於敗名裂檢放廢繩墨之外亦間有之豈非高明廣大求爲曾皙而過者與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子然之節高自位置乎其間微獨可以勵世而

警俗夫亦庶幾聖賢之學也此則先生之志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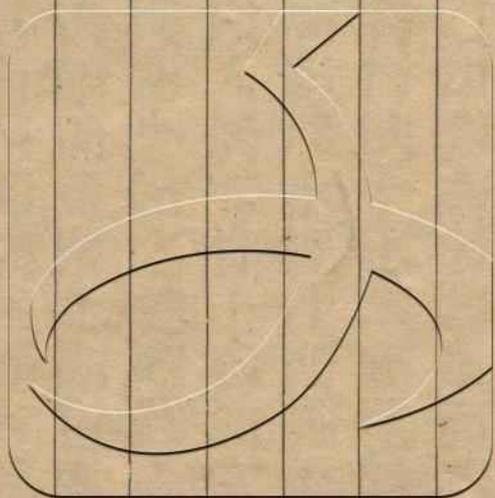
履硯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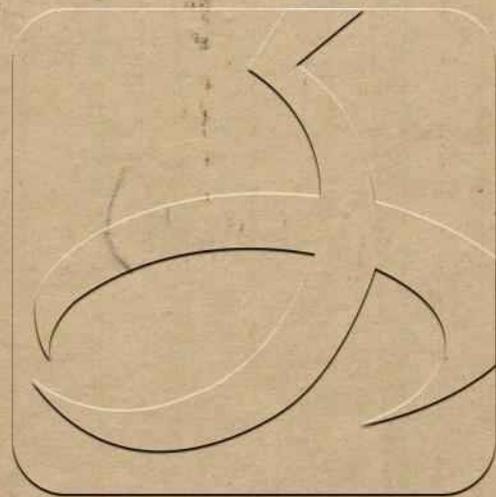
汪琬

宗人季青購得古端硯一於俞子無殊之所其形如履遂以履硯顏其齋既命四方諸名士作歌詩以寵之復屬無殊命予爲之記予問曰季青何以好此硯也無殊曰此硯相沿爲宋季物閱世三百載矣自閩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入於季青之室季青弱冠以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硯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惓惓於古也雖然古之宜好者獨硯也乎哉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鐘彝鼎鬯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書法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諸子百家與夫漢魏以來迄於唐宋諸凡賢人君子

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區供耳目之玩而侈見聞之博也蓋得其鐘彝器皿則可以考制度得其法書名畫則可以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以上鏡國家之盛衰興廢下觀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采擇其嘉言善行以爲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硯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矣一切流風餘韻往往散見於是數者之間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墟市而毀棄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畱傳人間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力耳季青旣年少有志而又力足以副之益當遐收博摭使是數者悉充物於齋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無憾也而其端蓋自展硯始若區區以此硯爲古則季青之名其齋也毋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故

爲述前之說以廣之





釣突泉來鶴橋記

施閏章

山川之美靈異之區大夫士庶人羣萃而遊者匪直耳目之娛所以望雲物節勞逸蕩滌心志也事有堙廢以時修舉吏用盡職上下以和濟南多名泉而釣突泉最顯源出河東王屋山爲沈水潛行地中屢伏屢見數千里而出於歷城之西南三穴鬐沸高數尺水經注所謂水湧如輪者也流爲濼水達於小清河以入於海其上爲仙宮禱雨著異其橋曰來鶴跨泉之南其樓榭亭館之美爛若霞起賓燕咸集憑欄周矚仰而見山之青俯而見泉之潔且駛側耳靜聽蓋未嘗不喟然興嘆浩乎其有得焉壤居都會羣兒裸浴飲馬踐蹂沙石阻淤向所稱涌起數尺者今僅尺許又其橋材弗良旋構旋圯游人惴惴失墜臨觀不懽監察侍御程公來按是邦布令

流膏修舊舉廢既數月過泉上詫曰何泉之昔壯今弱也亟
出俸錢命浚之閏章爲之經始上自中丞許公及藩臬郡僚
諸大夫咸有助於是疏壅決滯所去沙石成邱劍拔雷轟復
泉之舊召工師詢橋材對曰柳可三年榆槐可十年松杉可
數十年杉爲上然南產也其直數倍吾爲其難且久者遂橋
以杉施丹塗漆輔檻以輓橋下橫置聯鎖飲馬者不得至禁
民毋褻汚凡楔桷垣甃之頽缺漫漶者皆治而新之又爲橋
於漱玉亭前三月落成齊人踴躍來觀咸謂其事舉工速同
吾樂而不吾役也爲之歌曰清流激湍兮孰濬其源潛蛟出
蟄兮飛虹蜿蜒又歌曰宜鬱導淤澤用不衰選材濟危功用
不隳君子戾止飲酒燕喜小人忭舞歌此樂土閏章聞而異
之此泉上之歌也而可得爲政之道焉是可以書侍御公命

紀其事爰刻石以告之吏斯土者

就亭記

施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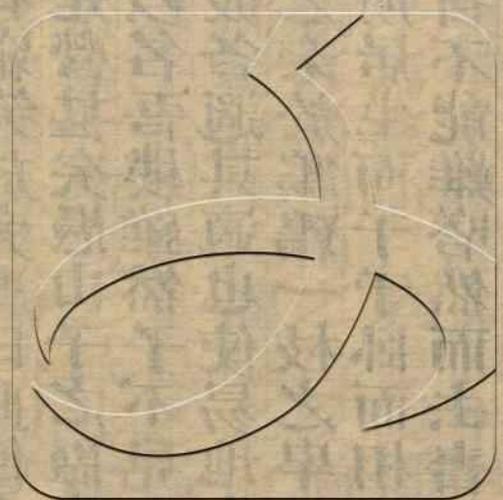
地有樂乎游觀而事不煩乎人力之爲二者常難兼之取之
官舍又在左右則尤難臨江地故磽齋官署壤陋無陂臺亭
觀之美予至則構數楹爲閣山草堂言近乎閣阜也而登望
無所意常怏怏一日積雪初霽得軒側高阜引領南望山青
雪白粲然可喜遂治其蕪穢作竹亭其上列植花木又視其
屋角之障吾目者去之命曰就亭謂就其地而不勞也古之
士大夫出官於外類得引山水自娛然或逼處都會訟獄煩
囂舟車旁午內外酬應不給雖僕僕於陂臺亭觀之間日饜
酒食進絲竹而胸中之邱壑蓋已寡矣何者形怠意煩而神
爲之累也臨之爲郡越在江曲閒焉若窮山荒野予方慙其

凋敝而其民亦安予之拙相與休息俗儉訟簡賓客罕至吏散則閉門解衣槃礴移日山水之意未嘗不落焉在予胸中也頃歲軍興徵求絡繹去閣阜四十里未能舍職事一往游聊試登斯亭焉悠然戶庭憑陵雉堞厥位東南日月先至碧嶂清流江帆汀鳥烟雨之出沒橘柚之菁蔥莫不變氣象窮妍巧憂胸拂曉輻輳於欄檻之內蓋若江山雲物有悅我而暱就者夫君子居則有宴息之所游則有高明之具將以宣氣節情進於廣大疏通之域非獨游觀云爾也予竊有志未之逮姑與客把酒詠歌陶然以醉焉

愚樓記

施閏章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蓋非自余始也地故有亭崇垣蔽之莫由騁目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赭若丹霞既成而城郭江山指掌間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囷攫拏不知幾百年其南則頽宮叢桂蔚鬱園橋之外被以芙蓉鱗比繡錯閣山雲物來集綺疏客皆以爲黃州竹樓無以尙也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也夫既已亭之矣何不憚煩而樓是營甚矣愚山子之愚也予聞而輒然是言也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雖然予不見夫鳳凰之翔千仞鷓鴣之棲一枝乎彼各適其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也且惡知鳳凰之樂於鷓鴣一枝之卑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吾不知其所居坐而于于卧而栩栩聊取適於一瞬夫孰智而孰愚笑者不能難嗒然而去書以記其事康熙辛亥八月之二日也



退思堂記

陸隴其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
 義予既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者盡我心之謂也
 盡我之心者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
 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間而人常不及
 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
 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雖曰如有所立卓
 爾然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
 之而善補之末由也已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
 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坐茲堂者
 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
 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

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爲介甫之執拗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庶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間稍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我心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况其不能盡者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謙守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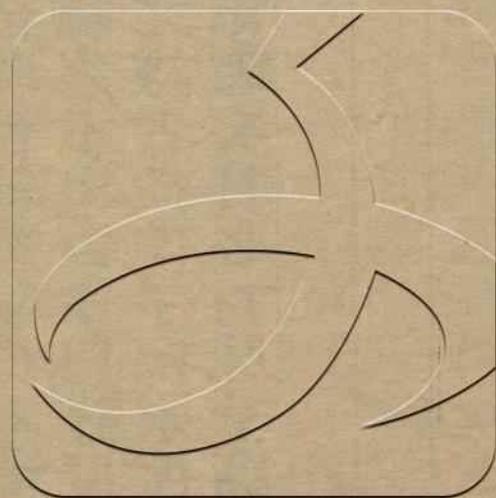
陸隴其

余旣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袁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如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末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真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五臺山記

顧炎武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知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攷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其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垂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垂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垂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垂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垂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巖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



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厓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余攷之五臺在漢爲慮虜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攷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

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鉅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游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供國用五臺當契丹境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崇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

而不能紀述已如是矣而况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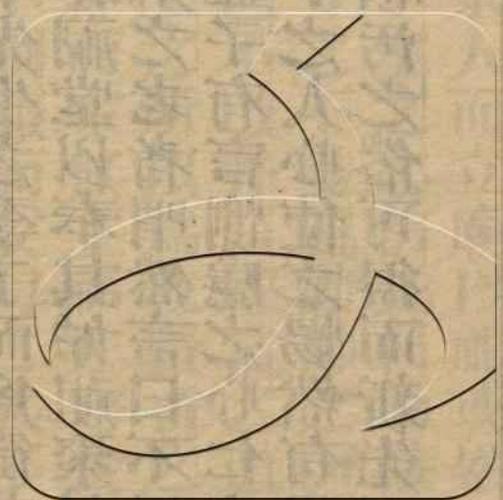
顧炎武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

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祔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堂之制禘嘗之禮鼎俎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歛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傳三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

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
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
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
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
閭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
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
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斯滅而無
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祀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
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畱任而不去同姓通宗
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
類而脇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
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

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
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
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
王君宏撰鄰華先生之季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游婺州
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
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
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
事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
以自容然後積汚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
君勉之矣



念祖堂記

黃宗羲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為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鄉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谿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為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為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蔽山劉公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畱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

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弃髦君
 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
 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生猶矜矜不變自常
 人言之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赦之文
 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沒於戍所勢所不
 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
 古人作事未嘗草草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
 樂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
 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
 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既
 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
 不過期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
 得為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
 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為先生念其故居而已粉社春秋何
 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
 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
 間先生之念亦苦矣甯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為文文肅
 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為馬廄馬廄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為
 烏程所忌先生為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
 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
 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萬里尋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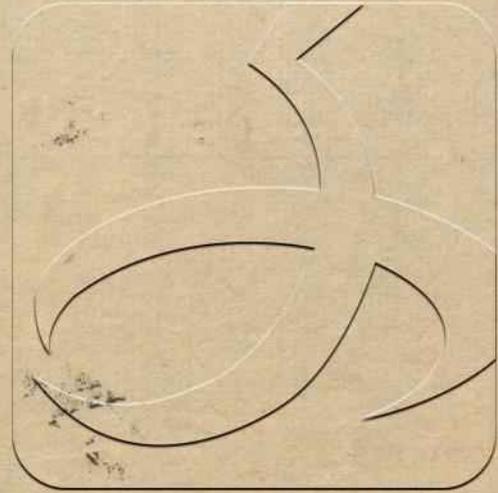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
 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

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屣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閒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貊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靜觀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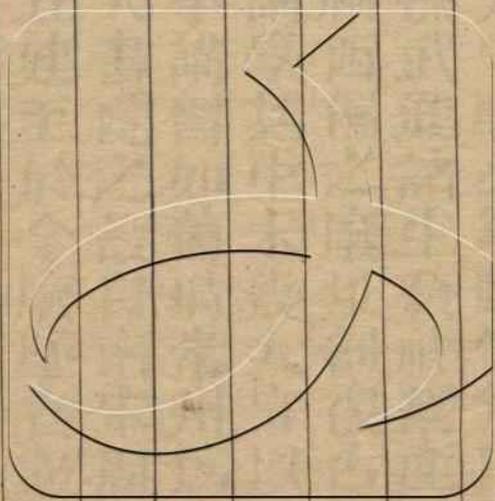
陳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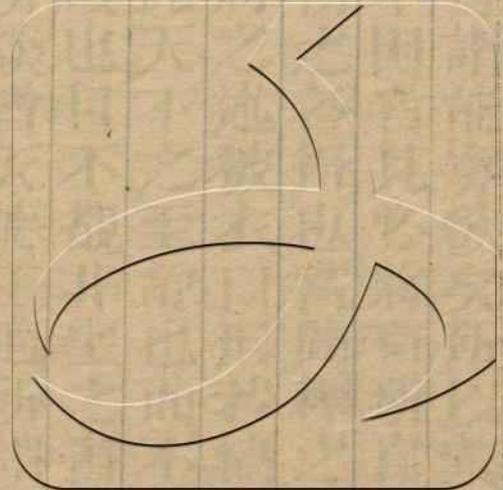


吾友郁子儀臣靜者也尙志讀書與桴亭寒溪石隱諸子游
劇切以道學醇而守固家有書樓若干楹崇閣而爽塏容坐
者數百人四庫百家藏於復壁琴瑟鐘磬雖彝兕敦之屬無
不畢具旁有曲房以戶相通窈然而深以爲燕息之所樓之
下佳植香草蒼然可愛石丈纍纍竦立對峙蟲鳴鳥語之外
闐無人聲丙申春大興講學少長咸集進退坐立皆中程度
予以白鹿洞規敷陳大義花開於庭雪舞於席清酒三爵彬
彬峩峩邊豆不亂童子侍從各敬而喜桴亭曰是樓也不可
以無名乃取明道先生之詩命之曰靜觀而屬煙客王公爲
隸書於其額甚矣靜之時義大矣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慎其所以感之者

也是故聖人無欲學者寡欲未寡欲而求靜是欲水之止而
盪之也儀臣故爲諸生一旦輟其干祿之學樂古人之道而
澹然無所營可謂能寡欲矣所以養其剛大之氣而至於富
貴不淫貧賤不困者其必將有所自得焉君子無入而不自
得故能觀萬物之各得也嘗聞釋之學佛也鵲巢頂蘆貫膝
而不自知莊周之述被衣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此天下之至靜也而不免於有體而無用若夫
儀臣之登斯樓也目不覩非聖之書手不好非禮之弄所接
者端人誼士所談者天德王道所謂靜而有用者也夫人患
不寡欲寡欲矣未必有所得寡欲而有以自得又患其無用
寡欲自得而又不患其無用其去乎今之人也不亦遠乎其
觀物也不亦精乎雖然予獨有感焉樓之北爲元朱清故宅

國家養軍萬戶府也殘垣斷礎今復有存焉者耶然則天地
之消息人物之代謝上下數千年儀臣視之一如春花秋草
之榮悴於吾前而已矣觀至此觀止矣





重興延陵書院記

魏禧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縣季子祠廟最多舊志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考蓋其廢而不興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風教爲己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發祥鸞產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之廢址創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夫士講學其中未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道學者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周伯忱先生至明孫文介沈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墜者數十年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彬彬乎道德之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於某歲月落成於某

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與邵賈協圖之禧來客茲土得交
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禮為不文命為記勒諸石禧固謝不
獲於是拜手而言曰昔孔聖以學之不講為吾憂而兌之大
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自宋之小人以偽學誣君子始有講
學之禁禧常以為講學之人有不盡出於君子者而攻講學
之人則斷未有不出於小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漢唐之黨
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雜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
矣雜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
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
者相攻矣朋黨之禍千古一轍世愈降而趨愈下嗚呼不有
君子其流禍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而同歸為學者各有
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必救則殷

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百家
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此非彼殆
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已
之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曉曉
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也是何異於之楚而北其轍手格父
母而口誦孝經哉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於是也夫正其身
以率物虛其心以受人將天下之伎求自消况一堂之上乎
禧庸劣於講學之堂不足供冀除之役今因諸君子之請而
妄述所聞於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辭道聽塗說
之罪或庶幾備矇聵之箴頌云爾是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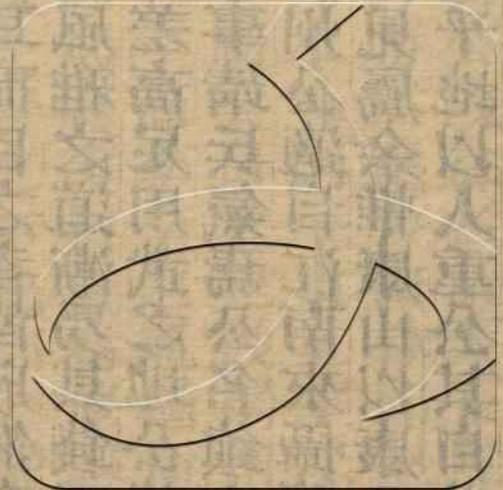
重建平山堂記

魏禧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公守郡

時當慶厯末天下太平公治尙寬簡故獲興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至於蕩爲榛蕪盜據爲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於天下登臨者慨然有峴首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絕少山林邱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頗三面見邗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旣屋而平山堂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抑燬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旣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最勝地久廢與鄉大夫汪君蛟門謀廓然新作之不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臺其後有樓翼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當日不知何如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

蓋揚俗五方雜處魚鹽錢刀之所輳仕宦豪強所僑寄故其民多嗜利好晏游徵歌逐妓衺衣媮食以相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旣修舉廢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而目之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之道漸易其錢刀駟儉之氣而揚土滂曼平衍惟此山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抑將以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真浙之山陰人丁巳仲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步趾委巷而揖余以記見屬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名平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必其自此遠矣



復齋記

吳騏

王子隱居西郊杜門罕出顏其室曰復而俾吳子記之吳子曰復之爲義易言之詳矣世人讀易而膠於一端以爲乾則必姤坤則必復此自然之序不患不復也此大不然矣姤復有序此歲序之復耳何所重輕也哉復所貴者人事人事之復必有以見諸躬行而後可以格幽明回氣數昔者春秋之世弑逆內亂日趨於剝仲尼持之以乾無息而顏子以不遠復之學佐焉危微之緒得以大明夫舉世剝之而一二人復之此豈坐待天道之自復也哉帝王之統六國與秦剝之而漢高復之風俗學術申韓楊墨剝之而董仲舒賈誼之徒復之復有遲速其首功不可泯也唐天寶之季兩京皆剝賴李郭以復之是豈獨李郭功乎都人士女日夜引領以望王師

之至人心願復則復矣范陽之民習於悖亂而以安史為二聖人心不復則五百年而不復是故天下皆剝而一二人獨復氣數不能抗也天下皆復而一陽獨剝氣數不能轉也復在人事豈定序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中俱有天地能自見之則為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扶陽抑陰人心中之天地好善惡惡使見善而不能好見惡而不敢惡則乾坤毀而心滅將畢世不復若夫王子好善惡惡之人也好善之人愛其胥餘不畏險艱惡惡之至窮扶鬼域發於好歌此孰非復之實事乎近者雖以目眚杜門而好善惡惡之事力行不懈室曰復齋猶宋儒所稱靜晦敬毅求其實非取其名也茲齋也固舊室耳無拗造之煩無臨觀之勝獨靜處以自求其志余亦一無所記而復記其志之所存

養日樓記

吳 騏

室成而記之記功記政記形勝記歲月其在隱君子亦記其志而已嘉禾盛君葵園清修嗜學杜門著書予及門錢生為任繕寫之役請於予曰盛君新建一樓名曰養日願夫子記之予曰君之名斯樓也淵乎深哉夫人生百年大約三萬餘日能善養之皆吾有也若悠悠玩愒雖壽百年未嘗有一日矣養之之道莫善於禮靜志意清者欲而後審端於陰陽夫夏至一陰冬至一陽強弱不敵而皆足以起爭蓋乾坤席全盛之餘而姬復乘必進之勢爭焉而強者或勝是微者失養而新機天闕也使微者或勝是成功者驟退而寒暑無漸也惟靜以持之不以吾之陰陽佐之而順乎天道之自然使來者不覺其多去者相忘其少陰陽和而性情安一日之子午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七
即一歲之冬夏也一歲之生成即萬世之元會運世也養之無晷刻之失即一日具萬世之理故儒者秉禮順時可以介繁祉享眉壽錫胤嗣得所養也至於廣成所謂抱神老氏所謂繇繇若存莊生所謂純氣之守雖威儀節文異於儒者之秉禮然其靜志意而清者欲不與陰陽爭則無異也葵園儒者也其靜養之功必有進於老莊者矣或謂儒者之道不盡於靜喜而爲仁九有皆春怒爲兵刑霜雪雷霆大器欲危起而正之天時可爲蹶而乘之專一於靜容有濟乎不知夫動而有爲靜所養也因時以動而神志凝謐是動者有時而吾志常靜也且時非人力所能爲也秉禮順時者雖一日之陰陽猶不敢與爭而况數百年氣數之陰陽乎亦專養其靜而已矣

卷之四十六終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七

雜記類二

義林述

李因篤

壯士蓋屋李君從督帥汪公喬年討賊河南抵襄城縣賊圍襄城城陷賊磔汪公壯士死之後其子隱君二曲先生馬親至死所招魂而葬焉於是城守游擊將軍王君天錫知縣事張君允中暨邑之士大夫豎碑塚旁立祠祀之而名之曰義林友人有游襄者歸語其事俾爲文以述之李因篤曰予嘗聞蓋屋有齒塚蓋壯士君旣應募東征將行抉一齒與隱君之母彭及隱君成母窆奉齒合葬而曰齒塚者婦人之義從夫者也然則隱君宜賦大招置旆車前歸而告諸齒塚可矣而纍纍襄之新邱則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

當壯士之行畱一齒訣其家人毅然誓不返矣已而死襄使其體魄冠劍猶存猶當就而封樹之况其在天之靈昭然可知者乎是故生不顧返死而遷焉懦也出門從帥殺身以之歸其神而舍之貳也身不能為國家保有襄則死之日當為襄人禦災而捍愆而使鬼雄戀故鄉悖也懦與貳與悖非孝子所以事其親也隱君思之矣雖然非隱君之所得為也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壯士非能保有襄也曰保有襄則襄人之祀功也今襄人之祀義也以旌壯士君之烈而成隱君之孝則義在襄以表督師之能得士而教懦夫使有立志斯真天下之義林矣蓋襄於是多君子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壯士有焉傳曰死葬之以禮隱君有焉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有焉

游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壘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士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

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洞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鯈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注坡陀陁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悒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萬柳堂記

朱彝尊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捐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即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上下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彌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業與廉

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於方隅而公澤洽天下
 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
 憂讒而公一德孚於上下所遇之隆有過於昔賢者要之勤
 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於心也
 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胸觀乎薰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
 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堦以登徑之翳者當
 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輒不治顧專力於是
 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
 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
 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為致館病饋以藥
 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
 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樵鄙無

文獨未獲遊公之門其為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羣
 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於耳焉

池北書庫記

朱彝尊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
 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
 始仕迄今目耕財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
 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尙未克也
 自唐以前書多藏之於官劉歆之七畧鄭默荀勗之中經新
 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
 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
 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
 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

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於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於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賈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裹麩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為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盡傷於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唯恐不亟也彝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餘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於藏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於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滌池瀾洑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為先生記之

樂儉堂記

朱彝尊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為文記之曰儉之為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紉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粃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於中者有不能自己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為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為樂之一言申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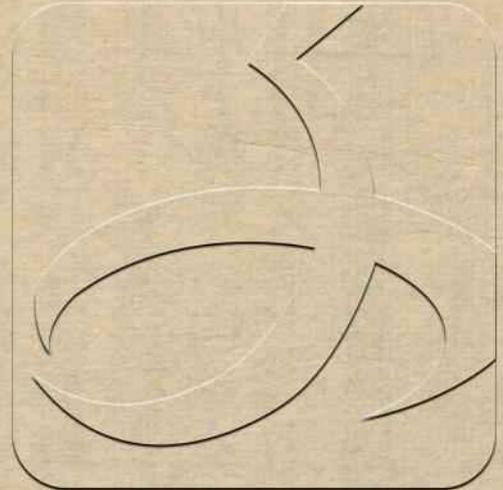
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於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看竹圖記

朱彝尊

甯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唐戴蒼爲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遊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畱山東見治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余言金精之

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於霜或厄於閭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於籜而驟干夫煙霄也文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槐榮堂圖記

尤侗

夫椒之麓大木千章其閒轟然而挺鬱然而豐者有槐焉蓋
 乎許氏之堂堂之中象服而坐者為錢太夫人冠帶侍立者
 大中丞公也吾聞大中丞四歲時太夫人指槐語之曰此槐
 覆堂汝作都堂至中丞五十而言遂驗吾不知太夫人何以
 知之豈槐有靈焉見夢於太夫人而為之兆與或太夫人預
 卜其子之貴姑借樹木為識槐乃應命而興與然當中丞開
 府晉陽太夫人已沒此其故太夫人雖知之而未及見之故
 無得而徵焉迨中丞卽世槐則枯矣越歲辛卯枯者復榮於
 是青嶼侍御登巍科歷膺仕而諸孫孝廉文學翩翩代與顧
 視槐之轟然鬱然者若青蔥之始莠也此其故不惟太夫人
 不及知卽中丞暨侍御以下豈能知之嘻亦異矣夫祥桑嘉

禾赤芝紫荆草木之異不一而足而莫著於宋王祐手植三槐謂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此與太夫人言絕類宋書載祖士雄庭槐甚茂及雄居喪槐亦枯死服闋還茂高祖嘉之名其里曰累德與許氏兩世事又類其尤異者晉陽城角有槐一日之閒三榮三悴然則天地生物無所不有其榮枯變化固物理之常而不足異與若人世盛衰隆替之數則存乎其人德業有以致之彼草木無知偶然相應未可以爲常與然洪範休徵庶草繁廡禎祥之至至誠前知豈有一定而不爽者與此其故吾亦不得而知也青嶼侍御之爲此圖也非以炫異也曰小子志之以無忘太夫人之教及大中丞之烈云爾古之大夫有嘉樹焉猶封植之况先澤所存者乎遂出以示尤子尤子曰美哉吾爲之賦甘棠

曠閣記

李良年

參議方公分守宣府爲閣於官署之東而軒其四面目力所及皆望百里外顏之曰曠閣予適訪公於此置酒其上俾爲之詞予乃執犖而言曰嗟乎予與公不相見者十七年矣公乃不忘其舊而與之遊方欲資公之力以縱觀邊塞之奇攬其城郭山川亭障攷廢興因革所自今登斯閣而彷彿見之豈不幸哉宣府於京師爲畿輔地其在勝國又邊境也予自嘗齟讀史至成祖英宗北狩之年與夫武皇游幸之歲忼慨悲吁至於反覆又聞李自成闖入關門長驅輦下淪神京於旦莫竊念居庸天險所謂車不方軌騎不比行者安在而莫敢誰何一至此極輒欲裹糧策蹇覓遺老而問之而今旣履其地矣嗚呼三晉之西重關之北數百里內有明三百年之

治亂興亡係焉此固志士所以驚心野人爲之流涕者也而
豈獨予之有慨於中乎公自奉命以來有安不忘危之心凡
此邦之戰守舊聞興衰陳迹矢口而陳連數日夜不已使聽
者疾首頓足歌泣紛如而不知其身之在今日也然則予之
欲得於車輪馬迹者既得之所聞而其欲問諸田夫野老之
言者又皆歷歷從公問之其可無一詞以塞公命乎乃爲援
筆三歎而記之

翰林院教習堂題名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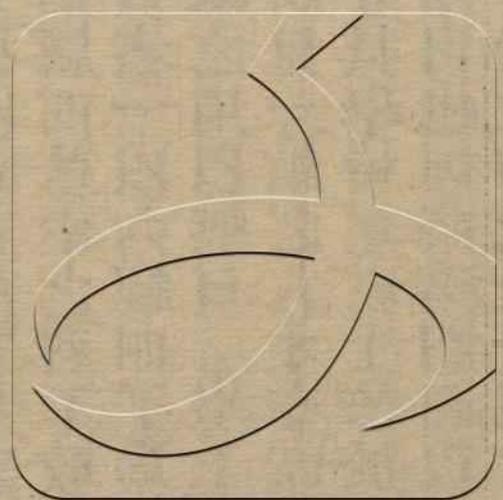
徐乾學

古之造就人才如周禮大司徒鄉大夫賓興之法戴記文王
世子大樂正之教國子其制備矣其後晦庵西山分年讀書
法講求尤詳然皆未仕以前也其教於士既出身以後則莫
如翰林院教習之法初明洪武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者
張唯等十人擢翰林院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桂彥良
爲其師帝政暇輒臨幸考業親第高下光祿給饌太子諸王
送爲之主賜白金鞍馬冬夏衣裘及永樂二年遂選進士二
十八人復益以周忱一人就文淵閣進學給筆札分鈔賜第
隆禮過之時榮其選謂之二十八宿其中如王文端直李忠
文時勉陳文定敬宗周文襄忱後皆爲名臣德業文辭照耀
一代稱極盛已自此每科庶吉士皆教習以學士爲師然沿

襲既久學堂程課僅同郵塾師生相習爲軟熟套爛之文今所傳館課文字是已以是士氣奄奄卒於不振然其害猶未甚也自正嘉開姚江立教以象山之學兼永康之功利徐文貞當國私便其說至張江陵爲館師令庶常日見上計吏咨訪利病接引賓客漸事招搖而士氣一變矣趙大洲之爲教習也則導士子以講誦楞嚴經引釋人儒滅裂名教此得罪吾道之大者流風牽引不知底止其禍至今未艾矣我皇上道德沖備益之聖學欲復天下之人心一歸之於古以爲翰林侍從官備啟沃顧問尤不可以無加意於是常賜考試親第甲乙如舊制時召對便殿講說義理良久乃罷乙丑春既賜進士及第出身選入庶常有差所司以教習請上特命予以內閣學士與院長共蒞其事明年夏遷禮部去有

司請更代 上命之如故自惟孤陋海膺異數循省悚惶憶予之初入翰林也館師孝感公痛關異端昌明建安之絕學於既晦之後斯文賴以無墜乃本其意撰爲條例十餘則進庶士而告之大抵以立志希聖力崇正學爲第一義季有程月有課所以磨厲而董率之者不敢蹈常習故苟且塞責也務使其見於言者一以六經四子爲歸而立德立功皆足以儲爲天下國家之用以無負 皇上惓惓作人之意而已而數年以來予所見一館之人才亦既彬彬足觀矣然而前人之爲此者其才其學皆足以十倍於予而缺然未有題名則孰知其教之所自也因略稽開國以來姓名鑱石壁間若以予之偶嘗盡心於此而汲汲於後之視今則意之所不敢出矣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海氏廟記

唐大陶

君子之言以章美也亦所以風也海氏徐人也而顯節於常
 氏美有疆者誘離其夫將犯之自知不免裳衣履鞮彌縫各
 一而自殺於舟中不及於汚有司論疆者繫獄後以赦免常
 人葬於龍觜卽墓左廟焉邯鄲鄭衛之女古所稱美也曳裳
 褰縗揄袂飄風倉庚啾啾娉娜郊衢男女相錯司馬遷曰目
 挑心招相如曰色授魂與男子不制莫之爲恥雖有剛者亦
 蠱惑喪志淫佚之行風所成也唐子入秦道南鄭南鄭鄭也
 宿於東門之舍同旅者有窺主婦於房婦告主人杖挺而出
 幾殺窺者邯鄲之道朝歌之邑七年三過不見婦人所聞周
 漢之風蔑於今矣然則女子無知漸於流風非其罪也徐濱
 河土薄俗厚女子尙貞無失行聞海氏有行在塗兩立不避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一 雜記類二

七

舍雖志也亦其風使然也使其身徇於鄉亦無所表異矣作廟致金速於徵發賢愚拜觀婦女祈請肩摩不絕童歌里謠徧於吳越是可以為風乎唐子曰然海氏之行吾不以風女子而以風丈夫詩美其妻春秋褒紀叔姬女子微也何為著諸經班於君王賢人乎觀其夫乃知聖人重女子之節也請舉事以實之昔者祝融佐高辛氏光耀天下其後建楚也干有餘歲至考烈王而黃歇竊之伯益治鳥獸草木開稷契之績其後建秦也亦千歲至莊襄王而呂不韋竊之芊嬴之宗固於衡華衽席一邁遂絕其祀考烈莊襄實誰之父負芻政亥實誰之子恬斯驚賁實誰之臣百什鬼神繞咸陽降鄢郢號哭而不得飲食項籍王翦之兵不為毒矣既有於國亦有於家丈夫稍有知識者能不戰懼於斯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初順治乙酉五月 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其伯子龍光即孝子也為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澱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澱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匍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陜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既上復下履巉巖衝虎豺攢棘被膚血流殷足每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阽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

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一年所則號絕
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閉關與櫬復踰嶺侍母而歸歸十年
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
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冊一篋自隨至歲戊子母時聞
有聲窸窣出篋中啟鑄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
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其所居邨見娘堡
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
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閒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
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
士穀似屬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
閒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填溝壑者
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閒著於逋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

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
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庶在乎此
也孝子字蓼蕭蘇之長洲人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姜宸英

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
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經十二經之說見於莊子而
漢儒記禮始著經解之篇班氏傳儒林亦遂有所謂經學者
夫聖人之教人在於躬行日習而已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
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為學之序則曰十有三
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遜
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
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二年五年七年之視由小成以至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
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爲用如
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闕如律呂之分播爲八音
而無一之可缺其內外交養本末兼事爲之有次第得力有
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以爲
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材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
六經相爲經始之效也或曰如此則大樂正之教何以不及
易春秋乎曰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說也
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
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於知類通達比方窮理而及於大
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
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心故缺其一

經則其本末內外之不備養之爲無其具而才憂其不成後
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
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
六經注我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猶傳之於經傳所以
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其說
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
誦而已也蘭谿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於一再傳之後其
士子皆朴茂而好修而又得賢師儒以爲之帥而導之嚮方
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之易變以復於古
不難也閣在敬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教諭陳君霆萬就試北
上請記於予因作此以塞吾友之意

敦好齋記

姜宸英

錢唐王子丹麓自署其所居曰敦好齋取陶公詩書敦宿好之義也予嘗稱陶公爲學道者願因敦好之義而終言之夫自漢以來詩書之放廢久矣至魏之末年王何輩出競爲清談以惑世士大夫非易老莊之書不讀易聖人所以明陰陽消息之理而與異端之旨同述其傳流於江左糟粕六經菲薄湯武百餘年不絕而後熾爲乾竺之教至於江陵失守蕭繹輟講文武之道竟與瓦礫同殉此晉名流之遺禍所以不在秦李斯下也陶公傷之其言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其悲時憤俗而自寓之意見矣南朝二百八十餘年無人能爲此言者惜也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使其得時以試行其所學佛老之害或者其猶未

甚與今王子德修學殖適於世用其視陶公之所好當不僅托諸閒居也已然而今天下風俗之患與前又異人懷狙詐貪利鮮恥名節不立忠信不植朝野相被習爲固然此其較清談之害孰多吾滋懼先王仁義禮智之教不盡委諸地不止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夫物流極則必反由今之道反之必自經術始吾友能無意乎吾與子之稱是齋者宜在此不在彼也

停舟書屋記

姜宸英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遊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楮而分爲室者三畧如舟然而以予之厭居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主

飄聯艦比艘乘濤下上舟子安坐而擁權行者憑艦而眺望
瞬息抵岸則醜酒擊牲以爲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
此偃桅踣檣蕩漾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百千輩
已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所不願也
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子累吾居予曰子不知天道乎
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哉
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爲此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今是舟之遇我於此亦命也子惡庸諱是哉雖然吾
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
終日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
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顧視兩岸茫無涯涘當此
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憂其顛濟之及不當止而中止
者過也舍其安居無患而歆羨於目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
命焉而已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於此則
無以異是營營者也子信無所求也則何不舍子之舟以返
子之家偃息乎庭闈散步乎園廬瀏覽乎詩書頓撼之所不
及驚戚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栖栖以待是者哉予曰
子休矣吾行謀之矣遂述其言爲停舟書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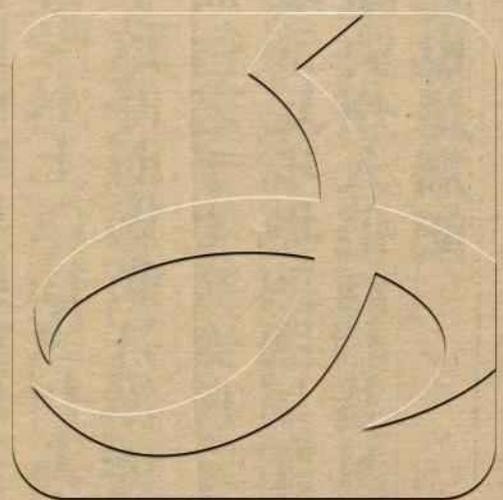
重修讀書臺記

湯右曾

豫之地東南廣平沃野千里無陂湖藪澤澗溪洲渚之屬故
觀望浮游之美視大江以南爲不及獨陳州環城皆水毛氏
詩傳所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者是也城西北曰柳湖湖
有宋蘇文定公讀書臺按公熙寧初以議青苗法及遣八使
訪求遺利忤王介甫會張安道知陳州辟爲教授日以詩書
諷誦教陳之士大夫而以得脫於繇役溝洫之吏事爲幸蓋
古之君子出處之閒難進易退不汲汲於富貴若此登斯臺
者庶幾想見之焉臺歷時久遠每有隳頓輒復營輯比歲以
來寢廢不修丁亥春予試士於陳既訖事與州守趙君之璘
登臺因謂君棟宇之撓缺者易之度材必良基岍之傾亞者
完之陶土必堅其中爲窗扉八面冬夏啟閉以時其煥寒周

以闢檻俾遊者行而休坐而憩俯視魚鳥遠眺雲物無之弗宜美哉斯臺蘇公之澤爲不泯矣君曰諾其秋予自洛陽至汝南取道於陳時八月既望一羣所之蒲蓮如海波光搖溶月影下上與二三賓客滄泉雪薄以爲樂既而升臺風露浩然秋蟲幽咽裴回俯仰未忍舍去而惜經始之尙有待也是年冬予自南陽歸復過陳夜半行柳湖隄上寒風急雪於車帷中一諦觀則臺之榱棟已穹然矗立水上竟未及登視而去明年春臺成君寓書謂一如予言旦夕須予至爲文記之而予以夏五月至許昌會鄉試期迫檄陳之士合試於汴城而茲臺遂無因復至焉夫一臺之興廢方其廢也蓋嘗再至三至不勝其頽垣蔓草之歎及其興賦詩飲酒以落之行有日矣又以他故牽率卒不獲一游目託足其閒則豈非物

理之自然有倏來倏往而不可常者與凡物之變遷無窮而超乎物者始不爲物累此公之讀書明道泊然絕不以所遭之升沈寵辱爲意其亦有超乎物之外者與趙君涖州甫踰年卽能崇尚名賢修舉廢墜如此其爲政可知予又謂君州之四門既各有隄水上以往來行人盍於隄爲梁以通水道使周環滌注不致渟而爲潢汗淤而爲沮洳其爲民利蓋未有益君其兼而行之予老矣樂陳之士風冀他日復得來游扁舟湖上扣舷濯足環城四隅周望水物之美以爲不減江南而且登斯臺與州人追話疇昔具述經營之勤思君之遺愛以絃而誦之也是爲記



題渾上書屋

何焯

石城峙前天平倚後平田繚左溪流帶右其中老屋五楹規
 制樸野廣庭盈畝植以叢桂名曰渾上志地也阜莢庭即書
 堂之後庭雞棲一樹直攬清霄曲幹橫枝連青接黛每曦晨
 伏晝不受日影下有蒔屋偃憩者莫不忘返矣曲盃闌由園
 門折而東又折而北又再折而東北左並廣池右迫桂屏接
 木連架旁植木香薔薇諸卉引蔓覆蓋其上花時追賞爛然
 錯繡坦坦倚石梁在介白亭之前廣八尺長倍之平坦可以
 置酒追涼坐月致為佳勝介白亭三面臨水軒爽絕倫左則
 修竹萬竿儼然屏障前則海棠一本映若疎簾旁有古梅虬
 蟠屈曲最供撫玩舊為隱士吳江徐公介白所築故表目焉
 升月軒臨水面東月從隔岸修篁閒黃緣而上故以名軒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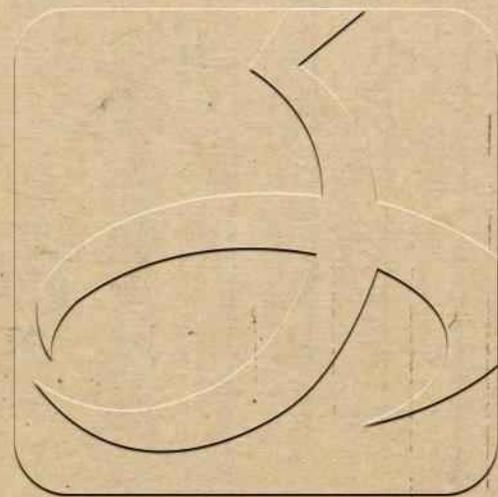
雨樓桐響松鳴時時聞雨霜枯木落往往見山惟林草堂三
閣北望茶鴨山如對半壁其前嘉木列侍若帷若幕中有古
桐一株橫臥池上霜皮香骨尤爲奇絕庭後蔬蔣藥畦夏蔭
秋葩未嘗去日暖翠浮嵐閣卽帷林後之右偏疊石爲山構
楹爲閣四山嵒嶽環列如屏障煙雲芬鬱晨夕萬狀昔賢拄
笏恐未盡斯致冰荷壑帷林之前廣池兩岸梅木交映水光
沈碧臨流孤坐寒沁心脾桐桂山房叢桂交其前孤桐峙其
後焚香把卷秋夏爲佳益者三友之蹊細篠叢密桐桂交錯
中有微行沿流詰曲爲損爲益求友者當自辨之小波塘介
白亭後之方池細浪文漪涵清漾碧游鱗翔羽自相映帶適
簞岡枕池之東土岡蜿蜒其上修篁林立掃籜廟前頗供幽
事本芙蓉教土岡之下池岍連延暑退涼生芙蓉散開折芳

峯秀宛然圖畫魚幢池深廣處立石幢一游魚環繞有邈然
千里之意蟄窩陜室北嚮窅如深冬庭有古梅幽幽蟄龍君
子居之經學是攻飯牛宮東皋之淚翠羽黃雲三時彌望草
亭低覆過者以爲牛宮爾東泚橋橫跨流水前後澄潭映空
月夜淪漣泛灩行其上者如濯冰壺硯北村修竹之內茅舍
數間外接平疇居然村落一窓受明墨香團几視友仁之在
闔闔但有過之也

游五姓湖記

牛運震

蒲郡太守周侯既濬五姓湖之三年余與浙東胡稚威及周侯永濟令張君萬泉令畢君泛舟於湖是湖滙永濟臨晉虞鄉三縣之交南浸中條之麓北接桑泉東受姚暹渠鴨子池諸水西抵趙伊鎮輪於涑水周環六七十里五老諸峯倒影其中孤山峩眉闕遠空涵翠復映帶之十月二日余與張畢二君先後至湖已而周侯自虞鄉邙來輿迎胡君達湖上當是時漁人篙工及湖山農民百數十人咸蟻舟以待明日登舟由南岸放乎中流綠嵐微暈紅林未脫風平煙淨湖光瀲灩白雲橫抹橋影參差已而扣舷載詠舉酒相屬高譙轉清極望曠渺樂可知也漁人農父有歌於舟中者隸卒按拍吹笛和之漁之乘流而施罟者罟聲與歌相答也當是時周侯



推酒饌以饜耕牧之民俯仰雲水四顧洲原爲說鄉土山川風景之勝晴雨桑麻伏臘賽醮之樂移舟促棹雜引杯觴高索果栗若不知有太守公者鳧雁謹聲林木交舞日暮景轉夷猶不厭夫牧有司不可以遊覽爲事彼其部領交奏一日之玩則廢之矣矧其朱幡皂蓋鹵簿騶騎於山水之趣何有哉謝靈運之泛麻源山簡之醉高陽池吾意其掾吏猶苦之爲之民者顧安所得共焉如使僕僕鑿山谷供帳具則民不利有風雅之使君可知也至若逸人騎士往往幅巾竹杖喜自放於山巔水湄之外一遇達官畫舸鼓吹則有欸乃一聲棹煙港荻浦而去耳夫又安從致之然則周侯今日之遊其何以爲此樂也哉然湖當昔盛時環陂皆樓閣亭館桃李霞綺酒旗歌管晝映簇集近湖之淤且涸者百有餘年幾成督

池周侯疏涑水河併湖濬之今之清波漾漾彌望浩淼昔周侯力也淺有菰蒲深有葭葦魚鰕之產歲千萬石湖之民攜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扶老艾抱孩穉熙熙於山色湖光之中者朝夕徧焉乃今周侯得一遊遊而山農澤畔益得其樂然則湖自周侯始湖之遊亦自周侯始是使湖之民利有湖併利有周侯雖謂周侯治蒲如斯游可也舍是而鼓權西口之波探奇漢陂之奧其樂又豈有易於此於是余與胡君稚威迺肯與太守游張華二君曰不可以弗志也遂記之



國朝文錄

卷四十七

三

國朝文錄卷之四十七終

